

希腊神话的回望

文 / 王晶

2010年

行走在德奥土地上，便会想到莱辛、歌德、席勒，想到路德维希二世与瓦格纳的‘相遇’，想到他们的信念：“剧院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它应该是文化的中心所在，而不是无益的消遣。”于是他们达成共识——通过剧院再造德国。

若无此信念，这里如何能产生莱因哈特、瓦格纳、布莱希特，还有不胜枚举的剧场艺术家？当一次又一次走近这块土地时，发现剧场是这里普通人生活的一个部分，剧场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一个精神场所，有如教堂般的倾诉之地，接受着这一独特空间的次次洗礼！

旅德学者李亦男说：“剧场的社会责任感不光是狂飙突进时期为德国文化留下的光辉遗产，也是我们每一个今天的剧场工作者所要明确的首要创作出发点。我们在为一部舞台作品作戏剧构作的时候，要首先明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对于我们今天的观众有什么意义，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有什么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剧场不是博物馆，不是寻找文本“原义”、拷贝陈词滥调、堆砌词藻、炫耀演技、展示金钱、进行机械模仿、提供所谓的“高雅文化消费”的地方。剧场是今人的聚会，是我们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消费社会中能够直溯心灵的地方，能够找回人之为人的尊严的地方。”

今年德奥这块戏剧热土上的公众知识分子们将萨尔斯堡音乐节的焦点放在了人类戏剧的源头：古希腊神话。为什么要回溯到古希腊呢？难道又是一次启蒙？于是想到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说：

“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

“当这个世界被遗忘的时候，野蛮状态总是重现。正如一艘船，一旦割去其系泊的缆绳，就会在风浪中无目标地飘荡一样，我们一旦失去同古代的联系，情形也是如此。”

2010年为萨尔斯堡艺术节90周年纪念，也是萨尔斯堡艺术节总监于尔根·弗利姆最后一届任期，他说到：“过去的四年我们将注意力放在“理智的背面”，之后的几年我们在思考，爱是否能够战胜死亡，我们观察，我们如何和它们之间的抗衡周旋。为此我们在接下来的夏季音乐节里，将”神话“作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所有的剧目都将以特别的方式映照出这一命题。今年我们如同人类学家般将开启一扇门，去发现和唤醒我们的源头，以及历史、人文的矛盾之处。我们努力探寻连接今日和记忆深处之间的通道，以及展示悲剧的古老命题：永恒性和关联性。”在希腊神话中的众神都具有人性，神与人同形同性，既有人的体态美，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懂

得喜怒哀乐，参与人的活动。神与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永生，无死亡期；后者生命有限，有生老病死。希腊神话中的神个性鲜明，没有禁欲主义因素，也很少有神秘主义色彩。希腊神话的美丽就在于神依然有命运，依然会为情所困，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坏事。希腊文学土壤的希腊神话，对后来的欧洲文学有着深远且重要的影响。

走进 2010 年全新版格鲁克歌剧《奥菲欧与尤丽迪茜》，开始了一次希腊神话的回望。随着四面开合的黑幕升起，由局部的方形小视点随音乐渐进为一个空旷的格局。随之一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呈现眼前。那便是希腊的色调，蓝与白，分居而置。在白色几何台框下，爱琴海的波澜依偎着蓝色的线条轻盈绽放。随视线的深入，你便置身在爱琴海这个古老的神话故事之中，环绕的湛蓝背景将舞台围合，奥菲欧这个古希腊著名的音乐家、歌手，在墓前悲痛地哀悼死去的妻子尤丽迪茜。第一幕：尤丽迪茜之墓。

刚沉浸在“爱琴海”之中，色调断然由湛蓝转入昏黄的第二幕：在冥府死人居所之地。几面纵贯空间的镜面折射着冥府中哀怨的魂灵。魂灵们的现代着装，有如你家邻里刚刚过世的叔婶，一种世间生活的常态。一缕天梯，由台口前沿缓缓降入下方混沌的世界，奥菲欧渗入音乐的情绪，渐渐由上至下慢入阶梯。他是要用动人的歌声救回爱妻。导演与视觉设计师们（舞台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的色彩处理也像是一次音乐的变奏，空间由昏黄的冥府瞬间转入到幽静、晴朗的天堂。原来天堂是这般的清澈见底，天堂中的路人在舞台后区行走于高度反光的表面上，天地一色。奥菲欧站在舞台中域远远地眺望这个心地纯洁之人所居的“愉悦谷”。众神们端坐于水晶宝座之中，给奥菲欧善意的启示。

第三幕：洼地。深蓝色休闲装的奥菲欧牵着正红色衣裙的尤丽迪茜，尽显着男人的率性和女人的炙烈。他头也不回地牵着爱人的手在爱琴海湖面上行走。环形围合空间上附着精致的蓝色海浪，速写线条般的幽蓝海浪夹杂着丝丝湛蓝，将人类感情世界的幽深描摹地如此准确。这样的舞台绘景完全可堪称为绘画上的杰作。尤丽迪茜忧伤地吟唱，希望爱人对她的回望。奥菲欧难掩其隐，只能一味地行走。女人的误解终究导致又一次的死亡。爱神感动于奥菲欧爱情的力量，将尤丽迪茜复活。皆大欢喜。

尾声的处理，导演将情爱关系中的种种可能表现的淋漓尽致。欢喜的结局并不代表人生将平静般缓行。于是在舞台 6 扇门里分别走出了：老年夫妻、青年情侣、同性恋人、老夫少妻等多种情感形态，他们恩爱着、亲昵着、纠缠着、争吵着、伤害着。。。。。。在众生相的过程中，落幕。

如没有对于宇宙的认知作为支撑，我难以想象这样的戏剧怎么可能像一个参天大树一样，如此枝繁叶茂，完整统一，每一个处理都有条有理地依附在这棵大树上。没有多余、没有炫技、没有矫情、没有虚张声势，有的仅仅是静穆的单纯。近代欧洲

最早对于古希腊造型艺术进行研究的启蒙思想家文克尔曼曾提及的“希腊艺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可以概括萨尔斯堡这部新制作的全貌。格鲁克也就是在与他同时代的文克尔曼和莱辛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感召下，与剧作家卡尔扎比吉追寻着古希腊纯正、高贵的戏剧理想，通过歌剧表现“真实、淳朴、和自然的真谛。”

两位年过七旬艺术家，导演迪特·多恩曾任德语区重要的戏剧院——慕尼黑室内剧院和巴伐利亚国立剧院的艺术总监，和他长期合作的伙伴舞台设计师于尔根·罗斯，也是德语区重要的剧场艺术家。除了感觉到他们艺术上的举重若轻和创作上的清澈之外，便是生命深处的那些无声之言。